

》不知所云

## 康桥旧事

云想霓裳

还是称它为“康桥”吧。

虽然更普遍更大众的译法是“剑桥”，但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对这所大学疯魔般的向往是源自徐志摩的名篇——《再别康桥》。关于Cambridge的情怀，是那个年代朦胧诗派的一缕精魂，金柳、青荇、柔波、长篙，均成为嵌在云彩里的风景，而每一次的轻拂衣袖，都是一番欲说还休的婉约风情。

我也不例外，早被这种向往薰得五迷三道。此次英伦之行，行程一改再改，唯两个地方势必抵达，一是康桥，一是约克小镇。

Cambridge真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它将屹立在现实中纯粹的美和流淌在历史以及故事中意境化的美交融汇集在了一起。从火车上远远望去视野辽阔的大片青草和油菜花开始；从田间奔跑的野兔开始；从康河里自由游弋的鸳鸯和天鹅开始……关于牛顿和莎士比亚的故事，还有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情史，就那么自然地错落成章了。

上天赐予我的“康桥日”是一个艳阳天，那一天，我眼中看尽草色柳姿、水光潋滟。始终以为在康河的游船上背诵《再别康桥》是件特没创意的事儿，我的计划是背诵林徽因的《那一晚》，妄想句章被康河上的粼波载去，国王学院里诗人的纪念碑前以表奠念。经年来，他自己的名篇必是在这里不绝于声的，但我的所为，合才应是正中了他的下怀。

闭着眼，仰望天，我旁若无人地诵着诗，徜徉在康河上，穿过叹息桥和岸边的垂柳。邻舟的一个同胞操着一口台湾腔对我说：“看来，你很偏爱林徽因啊！”

偏爱林徽因？那也不尽然！徐志摩的艳福比他的诗还要丰盛有余。生命中历经的三个女人，个个非凡！张幼仪坚韧有志气，离婚将她从一个封建门户里的少奶奶激励成商界女强人。陆小曼也有其独到的风采，书画昆曲，色艺不俗。她俩都是爱



恨太真实的性情中人，以至于一个被抛弃一个饱受非议。而林徽因，她是清灵却也精明于世故的女子，既不若张幼仪重义，也不似陆小曼重情，却是活得最游刃有余的一位。从徐志摩到梁思成到金岳霖，所谓“谜一般的女子”，实为情商高情欲低，太多深谙世事。

林徽因早有澄清《你是人间四月天》一诗是为其儿子梁从诫而作，非为志摩。那《那一晚》呢？该是糅进了她和徐志摩的情愫了吧？对文人来说，文字是爱情最华美的牢笼。任志摩心中万千愤懑不甘的杂草怒长，在《那一晚》后，也都纷纷化作康河柔波里的水草了。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黑夜封锁起重愁……”

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有疑惑：为何是“澄蓝”的天？难道夜晚的天不该是“漆黑”的吗？我在康桥的那日，农历四月天晚上九点半的辰光，天刚刚黑下来，华灯初上。我仰望康桥的夜空，果真是一片澄蓝，如印度洋海水般的颜色。

花开花谢，云卷云舒，康桥诗意的旧事不曾褪色。

》念念有词

## 《威风堂堂》响起来了

袁念琪

《威风堂堂》进行曲，在南加州大学（USC）响了起来，毕业生们准备上台领证书了。在爱德华·埃尔加这一名作的旋律中，按座位的秩序，第一排的Ph.D.（博士生）起立，共12人。第二批起身的是硕士Master's，女儿也在其中，她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后，到这读她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听到主持报出自家人的名字，亲朋好友就放开嗓子比拼，谁响就是谁的粉丝多。

这天是南加大的盛大节日，据说是USC第129届毕业典礼。毕业典礼按学院在不同的场地和时间举行。一进校园，欢快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已不见前些天所见的清静。到处人山人海，穿袍戴帽的是毕业生，打扮得五花八门的是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呼朋唤友。临时搭起的摊位随处可见，卖毕业生大全卖50美元一串的花环。各餐饮点是依势而建，有在大树下、有在草地上、有的就在路边，或长桌圆桌铺着洁白的桌布，或是简易的小桌，有快餐有西餐有美酒。有点像中国的庙会，其间有小贩穿梭，还增加了不少的临时厕所。

图书馆前的广场，已在举行毕业典礼，会场两边各竖着个大屏幕。我们是上午10:45那场，女儿就读的是全美排名第4的Annenberg传播学院，沃尔特·休伯特·安娜伯格（Walter Hubert Annenberg）是亿万富翁，做过与传播搭界的出版，出任过驻英大使，是个慈善家。宾大的传播学院与USC一样，均以他命名。

传播学院在草地搭起白色大帐篷，安放一排排的白色靠背座椅，每把椅子放一本手册《Commencement 2012》，上面有学院全体毕业生的名单。女儿的名字在第22页。毕业生人手一小瓶箭牌ARROW-HEAD矿泉水，农夫山泉原先的LOGO与

其极为相似。场外置放一块橙黄色大背景板，上有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那个大大的A与橙黄色皆是学院的标志。在此留影的有毕业生有家长有来宾，你方照完他登场。

我们还是来晚了。会场圈起来的中间是专坐毕业生，有些成人不知凭什么坐在其间，是邀请的嘉宾？圈外左右各两排是家长们的坐席，靠前的都满了，没人也放了各色占位的物件。只剩两端靠边有空座。我到交大参加过孩子本科毕业典礼，在一个体育馆里。家长们所坐的区域在最上头，与孩子们相隔甚远，没有高倍望远镜是看不清面目的。

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两个人来。他们的父母本来也该与我们一样，坐在这里，看他们的孩子威风堂堂。遗憾的是，就在一个月前，他们倒在了枪口下……

美国人也不守时。左等右等，仪式总算开始了。主席台坐着学院的领导、博导和项目负责人等。有位中年妇女在发言，她是前加州州长、影星施瓦辛格的前妻玛丽亚·施赖弗，也是做传播的。其女今天毕业，是传播学院的本科生。听说她的儿子是今年入校的新生。

最后上台领证书的大队人马是本科毕业的学子们。有两位摄影师负责为今天全体毕业生拍照。一个在上台过道前拍单人照，学生拍完上台。另一个是拍台上颁证合影。妻子担心博硕本一路连拍，会不会弄错。果然担心多余，后收到发来信息：如要倩影，美元30。

老美现在扒分有道，出租黑色硕士袍连帽租金70美元。毕业典礼结束后，还那套行头在学校的商店前。没人管，地上放着一排大纸箱，随你丢进那个。看来，就值7美元吧。

》云在青天

## 那些年，那些事

李筱明

我是1982年年底从上医毕业到医院工作的，现在的许多形容词诸如“小清新”、“青涩”、“萌”都可以在当年的我身上找到。从学校到了医院，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吸引人的。那时医生人数比现在少，患者总数也比现在少，但医生服务的患者比率并不比现在低，门诊看的患者也很多，工作时间也很长，病房里各种各样的手术每天也排得满满的。

那时候手术条件没有现在好，全喉切除都不用全麻，用颈丛麻醉完成。需要全麻的手术诸如鼻咽纤维血管瘤、上颌骨截除等出血量多的手术，由于全麻技术和设备的限制，出于种种考虑，手术经常会被叫停好几次，推迟好几天。相对而言那时是手术患者多，医生少，所以我们这些进院不久的小住院手术机会非常多，手术做到后来，上颌窦根治术做半小时算慢了。每天做乳突手术做到不耐烦，那把小凿子用得那个出神入化。鼻息肉、筛窦手术不用住院，在门诊患者坐位，每天一大批一大批的做。做小儿扁桃体手术，不用麻醉，无麻挤切，医生动作那个生猛，那个熟练，那个迅捷，那个潇洒，叹为观止。

那时要学的东西很多，机会也很多，最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时的工作氛围和学习氛围，既认真严肃，又宽松愉悦。那时一开始没有研究生制度，后来有了但并不趋同，上海学生一般都不想考研。因此在工作中我们小住院并没有固定的导师，没有固定的专业，每个上级医生都是我的老师，耳鼻喉科的每个分支都是我的专业，因此，耳鼻喉科的所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我们都非常扎实。每个上级医生对我们一方面很严，一方面很亲，什么时候都是循循善诱，不厌其

烦，手把手地教，所以我们进步很快，师生之间关系很好，丝毫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科主任，老院长，耳鼻喉科泰斗吴学愚先生不崇尚竞争，不要求多写论文，而是要求坚守岗位，努力工作，默默奉献。那时我们自觉到会把文献中与某一患者疾病相关的资料，最新成果大段大段地摘录到病程录中去。因此，我们的工作很出色，我们的医院很有名。那时不用学科评审，不需要申报重点，我们就是重点，我们就是标准，没人不服。

那时的小住院人数不多，小护士也人数不多，我们之间关系极好，每个小夜班的小护士肯定有一个值夜班的小住院相伴左右，或工作或聊天，一直陪到小夜班下班，那是一定的，有时小住院会继续陪伴大夜班的小护士。急诊值班，护士大姐不舍得后半夜叫醒小住院，来个鼻出血，先上一块肾上腺素棉片止血，血止了，换上一片明胶海绵后让患者回家。来个鱼刺患者，大姐们先看看是不是在扁桃体上，看到了就用镊子一取之。来个急性喉炎的小孩，大姐们先打上一针地塞米松观察……就这样吧，还真没有出过事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些年肯定也有医疗事故，但肯定没有打官司，也肯定没有赔偿，更是绝对没有仇人般的医患对抗。因此工作虽然很累，我们依然感到快乐。还有更快乐的事，我们常常以病房为单位，下班后集体做沙拉，烧罗宋汤，买来诸如三黄鸡之类的熟食聚餐。那时谁的工资都不高，但我们过得很单纯、很快乐、很充实、无忧无虑，记忆中晚上食堂买夜点时碗勺清脆的碰击声仿佛还不绝于耳，其实，已是多少年以前的绝响了。

》心上人间

## 魁北克“红楼”梦

郜菲

在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了几年，今年三月去加国开会，又一次踏上了这片名为魁北克的土地。沿路风景依旧，却多了一份惊喜，全因与前任魁北克省政府代表、加拿大领事高峰（中文名）和他的亲密朋友塞吉的重逢。

枫叶国零下15℃的“春天”白雪皑皑，寒风里夹杂的冰雪清冽刺骨，好在魁北克城的天空格外纯粹，似一幅蓝白相间的油画。不知不觉北国之春已照亮了我这个“南方人”矜持的喜悦。

早晨一推开总部的门，便远远看见高峰向我招手。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那年看越剧《红楼梦》的经历太难忘了，太难忘了！晚上一进他的家门，塞吉亦是同样的开场白。到了晚餐时间，那次看戏更是成了一顿饭主要的话题。想不到两年多过去了，他们的记忆之花还开得这样绚烂，恍若昨日。

高峰与塞吉六十多岁了，加拿大的法国人后裔，人是地道的谦谦君子，待人宽厚且真诚。除却这些，他们两个也是我所见过最可爱的男人了，这份可爱，只能意会，缘于其给人一种于身相亲的静好之感。据说他们在一起三十多年了，真是不易。

那年七月高峰任期结束即将启程回国。由于当时没有他们熟悉的京昆，我便推荐他们看一场越剧《红楼梦》，况且“Red Mansion”在外国人眼中向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红尘哀怨且暗藏天机的代表作，越剧又是二位从未接触过的剧种，自是兴致盎然。

托著名的越剧演员王志萍老师的福，开场前还带了两位去后台闲逛。一进入化妆间，众演员已化妆完毕，化身成了荣国府一张张生动的脸。高峰和塞吉宛如进了大观园，这边厢有宝哥哥一眼回眸，那边厢又遇到凤姐一个擦肩，冷不防大眼觑女宝姐姐飘过嫣然一笑——最后，我们迎来了舌灿莲花的黛玉小姐（王志萍扮演），从越剧之女性特色到化妆身段唱腔——道来，历历如绘，搞到两人在看与听之间忙碌着，既惊又喜。

本以为此次后观花之旅至此接近快乐的尾声，正想辞别之际，塞吉一眼望见舞台上排列得满满的头套，便驻足研究起来。而高峰也是顾不得自己“领事”的形象，拿起其中一个就往头上戴，越剧院负责头套的老师连忙上前协助，片刻之后，异国眼镜版的“培茗”便摇曳生姿。塞吉也不甘示弱，在老师的指导下化身宝玉哭灵的造型，嘴角泛起一个羞怯的微笑。直到一回首，两人才发现荣国府上上下下，以主角“宝黛”为首，早已笑得人仰马翻。而此时离不朽的经典悲剧《红楼梦》开场已不到十分钟。我在想，不知这些演员是如何一转身便走入情天恨海里的，这应该就叫做“职业素养”吧。

高峰与塞吉今年底退休，如今脸上已写满即将开启旅途的喜悦。然而，无论盛夏彩云，抑或飘雪天涯，最余情未了的一笔终究献给了这个他们怎么也呆不够的城市：“我们的第一站还是中国·上海！我们就要回来看看你了，中国戏曲！”